

笔会

一见钟情的古典教案

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读后

山谷

充羨，阖闾乐业，岁不能灾……民气渐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”

可以说，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基础，没有个性解放的人性要求，也就不会有封闭社会的一见钟情式的一笑或二笑、三笑。

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里，主人公一见钟情于秋香，之所以有如此绵绵不绝的社会反响，是表现在它产生的方式上，那就是男性的主动和女性的美貌，依然是才子佳人类型，不足为奇，但它所充满的浪漫意味，令人生羨的戏剧情节，在封闭的古代自然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，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人性的光芒。

“我爱江南多美娇娘，华府丫环芳名秋香，那唐伯虎风流豪放，爱上秋香”

这是邓丽君演唱的《新三笑姻缘》。明代唐解元伯虎与秋香的因缘际合，是被包括电影、弹词、戏曲和歌曲等许多艺术形式不断表现过的题材。

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，出自冯梦龙的话本小说《唐解元一笑姻缘》——“为人放浪不羁，有轻世傲物之志”的唐伯虎，在虎丘山下的游船里，“忽有画舫从旁掠过，舫中珠翠夺目，内有一青衣小鬟，眉目番艳，体态绰约，舒头船外，注视解元，掩口而笑”

这个“一笑”故事，后来被添油加醋，从一笑发展到三笑，形成今日“三笑”的整体格局；赵景深先生有《三笑姻缘的演变》文章，考证了这个故事的前今生，从《耳谈》《露书》到《泾林杂记》《蕉窗杂录》，把原本属于别人的故事，渐渐集中敷衍到了唐伯虎的头上，最终完成了“才高气雄，藐视一世，而落拓不羁，弗修边幅，每遇花酒会心处，辄忘形骸”的形象，在金阊画舫中看见“姣好姿媚，笑而顾己”的女郎，于是一见钟情……

这个艺术形象与真实的唐寅（伯虎）相去甚远。唐寅出身苏州的一个商贾家庭，生于公元1470年，农历庚寅年，故名寅，寅年属虎，连级引申字“伯虎”，虎是猛兽，为人所惧，于是复字“子畏”。他的婚姻状况也不复杂，曾“配徐继沈”——乡试中举后赴北京会试，遭人诬陷，落魄后得不到妻子徐氏的理解，两人终日抵牾；徐氏归宁后不返，他于烟花场中认识了一位姓沈名九娘的女子，娶为继室，相帮操持家务，使他在困顿中有所振作，书画技艺精进，名响吴中。

把一个并非唐寅的本事逐渐演衍为唐寅的风流韵事，与其说是文人叙事的需要，莫若说是社会心理的需要。唐伯虎出生的明成化年间，经过仁宣之治，“吏称其职，政得其平，纲纪修明，仓庾

1904年冬天，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计划失败，曾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苏曼殊当时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，便不得不以僧人身份走避杭州。此后，苏曼殊多次旅居杭城，有据可查的就有十四次之多，挂单之处有白云禅院（白云庵）、韬光庵、秋社、新新旅馆、陶社、巢居阁等。风流蕴藉的杭城成了苏曼殊避难会友的洞天福地，西湖则似乎是其梦中佳人，漫游日本时念念在兹的也是“何时归看浙江潮”，而孤山最终成其埋骨之地。

苏曼殊游历杭城，最常住在西湖之畔、与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。1905年秋后，他又驻锡此庵，在晨钟暮鼓中做诗、绘画、谈禅、泛舟，写下了著名的《住西湖白云禅院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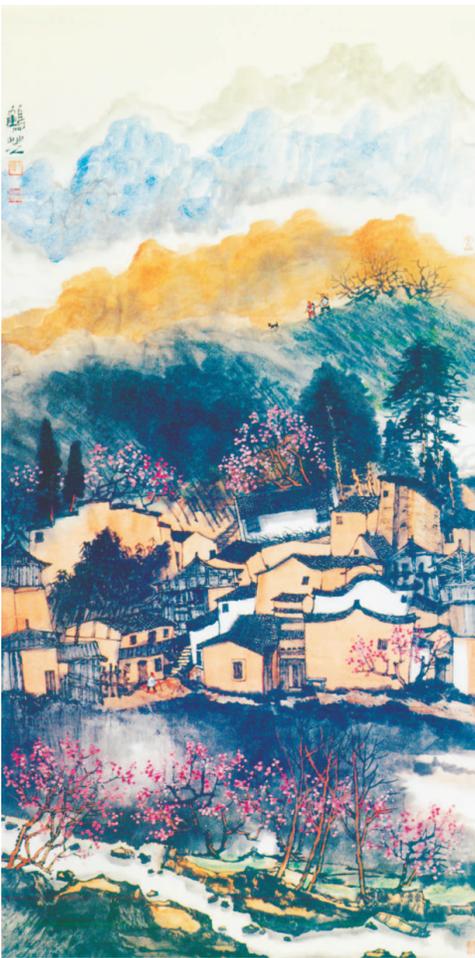
白云深处拥雷峰，几树寒梅带雪红。 耆耆垂垂浑入定，庵前潭影落疏钟。

“白云”和“疏钟”是禅诗和禅味诗常常出现的两个意象，静物也许没有比白云更能体现禅家的闲淡，动音也不再比钟声更富有诗意和禅味的了。近禅人和禅家对钟声的偏爱在心理层次上是多重的，钟声不但能唤起人们对寺庙的情感，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定位和地点定位，使诗人在万籁俱寂中获得一种依托感、相伴感；钟声亦静、实亦虚、动静不二，象征着禅的本来和诗的本体，诗人在对袅袅钟声的体味中，易将宗教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，超越于形象之外的绵长诗韵从中流淌。

《住西湖白云禅院》中最有灵气的就是“雪中红梅”和“远钟疏音”了。“白云深处拥雷峰，几树寒梅带雪红”，视觉上：一个远景，幽静的白云庵似乎将静穆的雷峰塔拥入怀中，或可解读为悠闲的白云掩映着雷峰塔；一个近景，皑皑的白雪中冷傲的红梅独自绽放，远近互衬，化虚为实、化空为色，静穆中蕴藏着活泼，拟人化的“拥”和“带”字，不但生成一种悠然闲静的气氛，在空间上也造成一种空阔的层次感。接着，在释子心空的澄澈中，几杵“疏钟”落音，遥遥传来，纤徐回荡在水面上，“感觉挪移”的修辞方法，将听觉上缥缈神秘、禅意浓郁的钟声，幻化为视觉上徐徐落入白云庵前潭影里的音阶，声音的波动因“落”字具有了一种姿态美，化静为动、化实为虚，时间与空间、虚实与静动交融莫辨，瞬息与永恒同在，禅境与诗境共生。

笔会

苍山春临 (国画) 郑鹤芝



白云深处拥雷峰

——苏曼殊与杭州 黄轶

次踏歌杭州，“去逐刘三共酒杯”，还是住在白云庵——此庵当时成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秘密联络处。苏曼殊在小楼上挂有一幅手书的小联：“小窗容我静，大地任人忙”。岁月静好似乎并不容易，这一年与曼殊旧谊匪浅的刘师培已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，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了。同样隐匿白云庵的亡命客雷铁崖不明真相，以为苏曼殊也随之做了“叛徒”，愤然投其一封恐吓信。苏曼殊百口难辩，为表清白，匆匆离杭返沪。刘三闻听此事后写诗相慰：“流转成空相，三闻有怨辞。干卿缘底事，翻笑黠成痴。”章大元在《书苏文事》中也曾言及此事：“元璞可还，乾坤或几乎息矣”，替其澄清。1912年初，苏曼殊从爪哇回国，在上海《太平洋报》任主笔，雷铁崖专程到报馆拜访苏曼殊，彼此恩仇尽泯，惺惺相惜，曼殊作画相赠。

1913年7月，孙中山发动的“二次革命”声势高涨，各地纷纷通电宣告独立。“以言善习静为怀”的苏曼殊以佛教名义，在上海《民立报》发表《讨袁宣言》，声讨袁氏“甘为元凶”，以致“兵连祸结，涂炭生灵”。但“二次革命”很快失败，苏曼殊遭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缉再次避祸杭州。诗人寻幽访胜、品茗食饮，踽踽独行于寻觅的雷峰塔下，偶尔会捡一块残砖断瓦，但“临瞻故园，可胜恻惻”，于是借钱塘名妓、埋香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发抒内心抑郁：“何处停依油壁车，西泠终古即天涯。捣莲煮麝春情断，转绿回黄妄意除。玳瑁窗虚延冷月，芭蕉叶卷抱秋花。伤心独向妆台照，瘦尽朱颜只自嗟。”他在诗中以“转绿回黄”喻指革命事业，以“冷月秋花”表明自己已经心灰意懒。

苏曼殊喜欢杭州，除了迷恋那里的湖光山色、禅林寺院、佳朋善友，还有美食诱惑着他。苏曼殊最喜欢甜食，而杭州是甜食的天堂，他曾记录在杭州“日食酥糖三十包”。苏曼殊最喜江南的八宝饭，1913年春在安庆教书时曾致函柳亚子：“至小蓬莱吃烧卖三四只，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也”；1914年初又复柳氏书札：“每日服药三剂，牛乳少许，足下试思之，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！”糖月饼也是其最爱，1916年9月于日本致徐忍茹信中，还抱怨说：“月饼甚好！但分啖之，譬如老虎食蚊子。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？……余但静卧，以待先生将月饼来也。”信尾再次嘱咐：“望带莲子蓉月饼四只，豆沙饼六只。”在没有甜食可用时，他甚至“生鲍鱼加糖酢拌食”，南社同人、小说名家包

天笑曾做诗调侃苏曼殊：“松糖桔饼又玫瑰，甜蜜香酥笑口开；想是大师心里苦，要从苦处得甘来。”无糖不欢的苏曼殊自1913年起常常被“洞涩”等各种肠胃疾患所折磨，但这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贪吃甜品，朋友送他绰号“糖僧”，他也乐得自认。1916年底到1917年4月间，苏曼殊在沪杭间往返三遭，又东渡探母，6月中旬回国后居于上海，到冬季肠胃病加深，再也未能离开医院。病骨支离中，盼望着“有痊可之一日”的苏曼殊仍然忍不住偷食糖果，终于导致不治而驾鹤西归。可以说，是嗜甜这一顽习最终导致了诗僧“微命”。在苏曼殊短暂的生涯中，杭州是他魂牵梦绕、流连忘返的所在，漫游西湖，他每每言曰：“如此大好河山，将来必埋骨于此。”在暂居破败寥落的海上海广肇庄六年，南社创立人陈去病、柳亚子开始为苏曼殊寻找墓地，杭州当然是首选。杭州的南社女诗人徐自华慨然捐出西湖孤山北麓一片私园，作为诗僧的安魂处；曾称誉曼殊“率真”的孙中山“赠赠千金”，以成此事。1924年6月9日，暖风和煦，湖光粼粼，苏曼殊终于落葬西湖之滨、孤山之阴的西泠桥南境，墓前的石塔上镌刻着六个大字——“曼殊大师之塔”。他的墓地与其赠诗中的苏小小义冢南北相对，与“鉴湖女侠”秋瑾墓园隔水相望，这绝佳的栖息地真真应了曼殊所谓“闻道孤山远，孤山却在斯”的念想，因拜译介而与苏曼殊相知刘半农写下这样的悼诗：“谁遣名僧伴名妓，西泠桥畔两苏坟。”这年9月，雷峰塔轰然倒塌，泉下的诗人可否还在吟诵着“白云深处拥雷峰”？

若说千古流布的“白蛇传”生动演绎了情天恨海与禅林古刹在杭州相生相克的传奇，而“禅”与“情”冰炭同炉的苏曼殊的杭城缘，似乎也暗藏着一条悖论：“暖风熏得游人醉”的西湖，本该是“无量春愁无限恨”的情情淡忘世事、含杯选曲的风月宝地，却恰恰成了他一次次政治冲击下的逃亡之所，白云庵的庇护志士、光复会的啸傲山林、同盟会的煮酒论英雄、辛亥年的三千援军驰南京……也都暗暗参与了苏曼殊的杭州人生，就连其最终落葬孤山也是仰赖革命同仁的慷慨襄助。

或许惟有这座表面上闲适散淡而内里风骨俊朗的历史名城，才能成全“情爱”“参禅”与“革命”如此和谐共存——这才是杭州之于苏曼殊最富意味的地方，而那个容忍情·僧·革命圆融一体的时代也是别有风情的吧？

佘山龙井

王孝俭

记得去年春上，有两位朋友各送来两盒佘山兰茶，让我吃惊不小。杭州至尊茶叶狮峰龙井茶，只有有钱，并不难得，佘山茶有钱都难得，盖其茶佳而量少。

明清余山、辰山等九峰几个山头都种过茶，想必明松江顾德馨其昌、陈眉公都于画余诗余品过。后绝种。1958年，松江县农业局引种杭州龙井，未成功。1970年，又在佘山西山头试种成功，称为佘山龙井。后扩种，至1985年茶林已达17亩，年采茶叶700斤，可卖到3700元，每斤价5元多。佘山龙井品质很高，经上海市茶叶公司鉴

定，命名为上海龙井茶，其色泽嫩绿，汤色清澈，味甘而清香悠长。我最初吃到这茶还是80年代的后期，当地的朋友送了我一斤，那还是装在牛皮纸袋里的。

以后，每年春天，我总带同学游佘山，最后歇脚北坡茶园，在大棚式的木凉棚下吃佘山龙井。那真是写意，好山好水（佘山泉）好茶。难得佘山园林场有如此品位。

再后来名声出去了，这茶就难见踪影，根本弄不到，那凉棚下吃茶也成了往事。我大学同学的同事之夫一次也送了一听给我。这是我最后得到的名为佘山龙井的茶叶。然从茶叶、叶色，再进而饮，觉得不是佘山龙井。现名兰茶的佘山茶应该就是这个原来的佘山龙井。改名也很恰当，因为这龙井毕竟已在上海的佘山60年，佘山的水土自有一番气象，而佘山的笋又称兰笋，与其他地方的笋相比大有异趣，兰之香尤为他笋所不具，佘山的茶叶也乘三泖九峰天地之气而兰香郁厚，已大异于杭州龙井，自当另立门户，不过佘山的兰茶种植面积不广，难让茶君子一啜其香，这或是其短处，抑或是其身价所在。

今年的春茶，我有了不一样的期待。

菜果纷呈，把种菜植果当成业余时间的最佳爱好。有了这个接地气、真山水的溪园，既满足了她的蔬菜菜果的雅好，也为她的散文写作提供了充足素材，因此她自觉如鱼得水，期待大展宏图一番了。

照我的想法，我最想在溪园的菜地间隙，做一个放得下躺床、木桌、竹椅的平台，闲来无事，听溪观山，泡半壶野茶、捧两本拙书、晒一身春光、做几场幽梦。又最想有朋友造访，三人以下面溪散聊，四人左右围桌“攒蛋”，五人以上烹茗煮水，十人以上烧烤美食，十五人以上各得其所，二十人以上则读书分享。

油坊河由太阳冲和洪冲的山谷间流下，河虽不大，但有水则灵，它在作家村里流成了一个半弧形，月亮湾作家村的得名，也因它的水意和形状而有它的一份功劳在里面。我愿它意它叫慢溪。所谓慢溪，既寓意了此地悠然而悠的慢慢生活，又暗含了天地山水悠游无涯的时空意趣。慢又获得，寓意满满、丰收、收获、获得。收获非在物质，而在性情，在心境，在兴趣，在生活的方式。我们都爱溪园里的慢生活。

盖起来还不快吗？油已经下锅了，美食还会等很久吗？时光已经流逝了，智慧还能不积累吗？但我最想说的这句话是：春节就要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是我《春在溪头荠菜花》一书的唯一主题，我是认准了在盼望着春天的呀！

溪园 溪园在大别山霍山县东西溪乡月亮湾作家村里，它倚枕溪山房，南偎东西向流过的油坊河。依妻子意思，溪园是她的菜园，也是她的生活基地。她在城市里就因为喜欢在大阳台上养花种菜，被朋友赞为城市农夫，她也

婚礼与春天与慢生活

许辉

到了湖边我走不动了，因为有一轮月亮挂在半空。这是城中难得一见的风景：一方面城中的月亮常为雾霾隔挡，另一方面城里人已经失去举头望明月的兴致和习惯了，没有那个心境，也没有那个雅趣了。我靠近湖边下了车，静听湖水对砂石岸滩的拍打，默认寒风往我脸上的吹拂。正如美国诗人雪莱的诗意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现在我说，婚礼已经举办了，更多的喜事还会远吗？月亮已经升起来了，天亮的时刻还会远吗？我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，我的状态还会差吗？湖水已经现出波光了，湖里的鱼儿还能不快活吗？车票已经剪过了，开车的时刻还会远吗？地基已经打好了，大楼

在六点十八分开始，往往会延迟到六点五十八或七点十八。婚礼结束后婚宴开始。城市的婚宴总是有些草率，酒店菜上得快，客人喝了喜酒、拿了喜糖，很快就散了。农村婚宴的时间长，人们平时分散生活在各个村庄里，许多亲戚还来自邻县、邻省，见一面聚一次不那么容易，因此婚宴的时间就拖得长。农村以前还有流水席，考虑到人们路程远近不同，难得同时到达，农村的时间观念也不强，没法等人到齐，于是就开流水席，谁到谁上桌，谁吃好谁先走，菜流水一样地上，人流水一样地来来去去，从上午开到午夜，也算是因地制宜了。婚宴散了我连夜赶往乡下去。

春节前的那些好日子都被婚礼的喜悦占满了。这样的所谓好日子，不外乎就是农历宜婚嫁又逢八见六，阳历逢八见六，又是双休或节假日的日子。婚礼定在当晚的六点十八分。为何要定在晚上而不是中午？据说定在晚上有如下依据：《诗经》里有“昏以为期，明星煌煌”等描写青年男女相约黄昏时的场景，因而后人将诗意演化为民俗，“婚”即黄昏之“昏”，古人“娶妻以昏时”就是指的黄昏；“姻”表示一种亲或爱的关系；因而婚姻的意思就是在黄昏那个时段结成亲爱的关系。这也正是北宋欧阳修的词意：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黄淮地区的婚礼原来都定在中午，而江淮地区都定在晚上。按理说黄淮地区是华夏文明规则的定制地区，古风应该更多保留才对。这里或许还有许多不为我知的风俗演化内容。亲朋陆续到达，送上红包和祝福。尔后与新人合影留念。婚礼一定不会

婚礼已经举办了，春天还会远吗

这个“一笑”故事，后来被添油加醋，从一笑发展到三笑，形成今日“三笑”的整体格局；赵景深先生有《三笑姻缘的演变》文章，考证了这个故事的前今生，从《耳谈》《露书》到《泾林杂记》《蕉窗杂录》，把原本属于别人的故事，渐渐集中敷衍到了唐伯虎的头上，最终完成了“才高气雄，藐视一世，而落拓不羁，弗修边幅，每遇花酒会心处，辄忘形骸”的形象，在金阊画舫中看见“姣好姿媚，笑而顾己”的女郎，于是一见钟情……

